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李鋐

春秋或問卷二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

元年

或問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穀梁兩易之説已辨於歸祊之時矣然先儒以諱易稱假為諱國惡而隱之者何也曰假許田者鄭伯也何必為鄭伯諱乎曰先儒謂言假則有歸道者何也曰鄭莊乘魯勢疑懼而

脅取許田以鄭莊平日譎詐故於此不正言求而以假為名既得許田何有歸道哉曰有歸道之論豈非許人遷善改過之意歟曰許人遷善改過者聖人之心也然原其情則無有歸道也夫假之與易其義雖殊同歸於罪先王所封先祖所受既不可易亦不可假令變易為假亦無益於魯鄭之事吾知聖人無此迂濶之為也況入祊取郜取防不諱國惡反於易田而諱之失其輕重之倫矣曰少藴邦衡謂許男之田

隱公嘗入許而有之者何也曰據經但言入許不言取許邑左氏亦言齊以許讓魯而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居許西偏則魯未嘗有許地也何得謂許男之田乎凡地名與國同名者衆矣如曰築臺于薛築臺于秦盟于越不可謂之薛國秦國越國也安知許田不偶與許國同名乎原父固已辨之矣若邦衡此說之末有曰傳謂鄭伯以祊易之果爾祊既入魯則許田即時以歸安得須鄭伯以

辟假之而後與者誠為至論故朴鄉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辟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鄭伯何為志為此會哉將以邀其許田而為之會也魯何為志為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弒之君諸侯苟列於會則諸侯不之討此鄭莊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

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邀魯也於以見魯之急於倚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弒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無復懼也

曰公會鄭伯于垂公及鄭伯盟于越桓繼隱而立為其

後者為之子桓居喪未期而出會盟子所不言何邪

曰不責其弑逆篡位而責其居喪出會正所謂不能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

也

二年

或問曰宋督弑君及孔父禹氏葉氏之説何如曰禹氏

論孔父稱字甚悉葉氏亦曰或者謂君前臣名孔氏

不得為字此禮施之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

謂哉弑君名者初不以為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為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此論亦甚善但非本義不得錄耳

曰滕稱子先儒以為時王所出與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與當喪未君朱子辨之備矣或又以為後服於楚故降而稱子夷狄之者何也曰設使後服於楚降而稱子隱桓之際未服於楚何得先降之邪且公侯伯子男中國之五爵以小大稱者也凡稱子者豈可盡指

為夷哉先儒雖有夷狄雖大稱子之説亦不過謂夷狄不可稱侯伯耳非以子為夷狄之號也然秦亦夷狄也而春秋稱伯此又不可考者况滕子云者魯史之文不知夷之者魯史邪孔子邪果魯史邪則當時隱公會戎盟戎矣豈知夷夏之分哉果孔子邪則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未嘗改侯為子皆不可通之論也曰東萊又謂我以子禮待之者何也曰使魯以子禮待之非後世所能知如其實然亦不過待以子禮

耳魯史所書不應亦改其爵為子也曰居仁以為誤文何也曰春秋固有誤文然誤者一二字耳不應終春秋杞稱侯伯滕稱子薛稱伯字字皆誤然比諸說此為近理但不若本義所録孫朱程胡戴趙之說尤有理也

曰四國成宋亂先儒皆以成為成遂之義子獨取杜氏訓平之說何邪曰成宋亂之文魯史之筆也魯史安肯自書曰公會三國成遂宋之亂哉若以為孔子所

攺則孟子嘗曰其文則史未嘗攺也先儒見四國不殺華督而使相莊公也謂成遂其亂殊不知在他人書之猶可在魯史亦當諱國惡也況釋文成字一訓為平一訓為就即遂之謂也且督將弑君四國往而共謀之猶可言成就宋亂也今督已弑君宋已亂矣何俟四國成之哉當四國舉兵必有一國造謀往約三國使者奉辭至於其國必曰宋有弑君之亂將平之苟以成遂為義使者可曰宋有亂將成遂之乎杜

氏訓平之說本於江熙雖不詳悉然人情事理兩有攸當安得違之哉秀巖亦曰諸侯以宋有弒君之亂而往平之耳後書取鼎于宋而討賊之事無聞焉則其罪自見矣曰劉氏亦以平安為訓而不取何邪曰劉氏始訓為平終則反之是亦以事跡論而疑之者也曰平宋亂則春秋何書也曰予於本義言之矣竊意四國之舉兵其心之公私不可知然其初也亦欲平宋之亂宋莊華督知其將至也而賂之於是四國

見利而忘義左氏所載意亦如此然以左傳考之知其為立華督但以經文求之則此事不過為取鼎起文因經文無殺督之事所以知左氏立華氏之言可信也曰先儒又謂春秋特目其事以重其罪似有理而子亦不取何邪曰此會取賂而固賊比之他事其罪固重然春秋凡書會不過責其非王事而擅出境紛紛相會合黨行私云爾然又有前書會而後書其事者是亦目其事也此書四國之會而并目其事於

其下耳何足異哉夫四國為會而不目其事則取鼎于宋何以知其事之始由是觀之史氏立言固當如此非孔子特目其事以重其罪也大凡但書會者其責在會目其事者其責在事如襄公會于澶淵謀宋災但責其謀宋災耳不暇責其會矣若云成宋亂為弑逆大事而特目之則謀宋災非弑逆大事又何為特目之乎然後知凡此皆史氏立言之常法而聖人因之不革以見義者也夫聖人於春秋何有作為於

其閒哉物各付物而已矣故先儒氏言特書者皆所不取也不特此而已

曰蔡鄭會于鄧懼楚之云據左氏耳於經無文子何以信之邪曰後此二十七年荆敗蔡師以蔡侯歸又四年入蔡又二年伐鄭則二國懼楚可知矣曰吕朴鄉謂鄧亦與焉者然乎曰吕亦以鄧為國耳本義已辨之矣

曰入杞吕朴鄉謂七月來朝九月入杞者何也曰朴鄉

不知七月來朝杞侯當為紀侯耳程子巳言之矣

曰凡書公至先儒言危之者衆矣子獨不取何也曰諸

侯妄動可危者固不可勝紀然春秋之作將以正義

明道奚暇為諸侯危之而幸其得歸至乎且桓公弑

賊人所當討古今所共疾孔子奚暇危之哉凡言危

之者見踰時之說不可盡通而齊桓之時書至者又

少故為是言而不知理之不可也

三年

或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王者不班歷或為桓無王或為元年書王以正桓之罪二年書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子皆削之而以為闕文者何也曰聖人録舊史之文以定當時之亂其經國大義昭於日月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億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益之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

四年七年不書秋冬僖二十八年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乎請悉論之平王東遷號令不及天下諸侯即位不請命王崩不奔喪入國取邑弒君簒位且無所畏何暇奉其正朔哉然則王不班歷而不書王者非也夫桓之簒弒固無王矣宣公事蹤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邪則桓無王而不書王者非也桓旣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為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桓邪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

王為正宋督之罪然暈弒隱公慶父弒閔公楚商臣弒君父凡此之類何以皆不書王於前去王於後以正之邪若曰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妄誕穿鑿之尤者凡為此說者由於不解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為一義正月自為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為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於年時月日之閒則自然無此病矣

曰公會齊侯于嬴左氏以為成昏於齊子何以知其必

然邪曰是年秋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會為求昬也愚案謂春秋有前書會而後書事者若此之類是也

曰齊衛胥命葉氏宋氏存耕諸儒謂齊九命為方伯衛八命作牧者何也曰經不言所命者何事二傳不言所命者何事而千載之下反知其相命為方伯州牧吾不之信也故浚南曰胥命為伯非衛之志録父亦未敢然曰君舉陳氏謂相推長者何也曰是以葉氏

之意而不目其事者也但經言胥命亦不聞相推長也果相推長也經當書曰齊侯衛侯相命為伯為牧不應含糊命辭啓後世之疑也此責其不受命於天子而交相命以事也明矣曰張氏謂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强者乃敢專之者又何説也曰經之所謂胥命者兩不相下交相命事而已未聞欲布其命於天下也張氏求之過

矣曰或又以為草次以見為近鄙者也曰草次以見謂之遇矣曰木訥又謂交相見而書云曰胥命者何也曰此亦草次以見之意而尤略者也去胥命逺矣曰日食之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射桓王之應然邪曰夫天變之生前必有所感後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感某事某事應某事則拘泥不通此漢儒之大病雖董子之賢不能免焉故

高氏曰人君遇日食則恐懼修省而百官修輔厥后不敢推之於數後世推求億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漢文帝五年地震致堂胡氏論之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政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

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其説庶矣

曰公子翬逆女孫氏之説何如曰其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當時孔子直論關雎之詩之義耳未必如孫氏所言傷周室凌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其曰内女出處之跡皆詳録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者近之然内女出處之迹不書者甚多而其所書者莫非非常之事此又

不可不知也曰先儒謂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何也曰抑揚予奪之意也曰先儒又謂卿逆夫人於禮為稱何也曰果於禮為稱孔子又何書焉曰先儒謂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何也曰在朝廷之事則可逆女為内主有家人之道也而先不明兄弟叔伯尊卑之義則亂之始也曰先儒謂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遂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

迎之於所館為禮之節者何也曰此說揆之人情雖若可通而考之典禮則無所據况嫁女娶婦為婚姻之國后妃配諸侯以治内敵體也此時豈分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而有遠迎近迎之說哉曰髙氏之說何如曰其曰使公子遠迎之曾無嫌疑之說竊意古人惟禮是從禮當親逆則親逆禮當卿逆則卿逆嫌疑之說未可信也曰存耕之說何如曰其曰暈弒隱而立桓者也遂則殺嫡而立宣者也僑如則通穆姜而

亂國者也逆女而使姦臣非正始之道竊謂此說近似然不若啖氏葉氏之說為有據故亦不得取此以亂彼也其他顯然可見其非者不暇悉辨凡愚之所辨者疑似之閒易以惑人者也

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孫氏之說何如曰其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似有抑揚予奪之意故不取也曰莘老之說何如曰其曰君出而反必書至於夫

人之歸亦書至告廟之禮同也合二姓之好繼萬世之嗣以為宗廟社稷主不可不告者乃魯史之常法然春秋不書常事故不取也曰存耕之説何如曰存耕歷數文姜穆姜哀姜出姜聲姜之書逆書至為有所失有所屈無所失無所屈者乃凡例之餘習而無自然之大義也

曰春秋書有年公羊以為喜子既辨之矣或以為紀異謂人事順則天氣和桓弒君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

氣為之繆戾今乃有年故書其異者然乎曰意則新矣而義則未也春秋以水旱饑饉螽螟蝝蟿之類為異不以有年為異也曰非以有年為異也桓之異也桓之弑逆不當有年而有年是以為異也曰歲歲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也以有年為桓之異豈聖人生物之心哉聖人若曰治世每歲而有年亂世至此而始有年此聖人惻怛傷世變之心也若曰桓不當有年而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不幾於息乎曰春秋不書常

事有年非異則常矣何以書也曰每歲有年則不書矣惟其至此而始有年也故書此以見他歲之無年耳猶僖三年書六月雨之類也每月有雨不必書矣惟其六月而始雨也故書六月雨以見前月之無雨觀六月之前書曰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可知也知六月雨之義則知有年之義而無疑然則有年雖為常事而因有年以見他歲之無年豈非非常也哉曰桓宣皆弑逆之賊而有年大有年何獨於桓宣書而

他君無有也曰適然也天非有意而特有年於桓宣也聖人亦豈有意而特書於桓宣哉曰然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餘皆無年歟曰此亂世氣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饑與大饑旱與大水無麥無禾螽傷之災春秋固書之矣餘年五穀之中或此種熟而彼種不熟或此地熟而彼地不熟多雨則高田熟少雨則卑田熟或薄畧而僅有或苗秀而少實皆不可以有年名惟陰陽五行交運錯綜偶

一和會而五穀皆熟則舊史書之聖人因而録之以見義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又何疑哉況此書有年者一魯國之事他國有年則不書也夫天之與人一理一氣有感必應一夫一婦不得其所即傷天地之和春秋之時豈特一夫一婦之不得其所而已五穀不熟固宜此理隂陽賛化育者君相之大務聖人之功用春秋書此亦以示後世君臣當盡心焉者也豈徒屑屑紀其異而已故黄氏曰謂桓不當

有年為異則書螽與大水無冰皆當為桓之常春秋豈專紀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耳曰華老以為桓宣之時不宜有者何也曰是亦紀異之意而特變其文耳曰葉氏以為有年大有年非桓宣所能致天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也有年大有年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焉故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也其説然乎曰此亦疑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求其説不得而為之辭者也夫天

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固天地之心也然以為春秋書有年之本義則不可其曰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者葉氏之意若曰魯史書有年者本多仲尼特於桓宣之閒一録之其餘削而不書此億辭也吾何能知之今就事論理春秋於水旱饑饉螽螟蝝蜮一一書之何獨於有年削之而特書其二以一見法且一見法之說先儒解經之通病未足據也曰存耕謂魯頌云自今以始

歲其有則為僖公亦有年者何也曰此祝頌之辭而非實然也曰然則先儒謂此為祥瑞者何也曰春秋不書祥瑞

四年

或問曰公狩于郎先儒皆言非地于獨兼言不時何也曰先儒多以周正為說指春為冬而以狩為及時故但責其非地爾殊不知天時不可易月數未常改春固夏正寅卯辰之月也茍知此則非地為輕不時為

重蓋聖人仁民而愛物當春鳥獸孳尾不過擇取不胎不字以事宗廟而已儻行冬狩之事圍而狩之盡物取之則害物多矣豈人君之心哉

曰不書冬秋杜氏謂史闕文存耕諸儒亦謂史闕文聖人所重如夏五之闕非不知決無他字而終不敢加焉所以存闕文也然乎曰不然也聖人固闕疑也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若年無秋冬人所能知也聖人安得不正之而亦傳其疑哉且春秋常事不書則損

舊史之文者多矣如事有闕文而無義將遂不書豈得存其不可曉者以惑世哉安知非筆削以後闕文哉故居仁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史闕文其說既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亦此意也

五年

或問曰正月甲戌之下不書事二傳繆妄先儒既辨之矣髙氏案長歷正月甲申朔日内無甲戌而太歲在

甲戌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書秋冬誤著此月或疑此日下書陳佗殺太子事其簡編脫者何也曰長厯不可信也久矣又太歲當在庚戌而非甲戌也若甲戌在去年冬十二月不應誤在五年之下果誤在五年之下亦當繫之以事也其曰陳佗殺太子事或恐有之蓋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以討賊之辭而上文不見其事故也然豈敢質之哉

曰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先儒皆謂譏世官子之不取何也曰此不特譏世官也夫世官者父為大夫其父死天子不擇其子之賢否而亦命之為大夫是謂世官今仍叔在其子未命故曰仍叔之子則是父為大夫而子弟干政也豈特世官而已哉曰莘老謂春秋父没子代而未爵者則書某氏不稱某稱字武氏子來求賵是也此書姓書字加之子以别之者父在而代從政公穀之言是也其説又何如也曰凡例之不

可信也尚矣旣曰父沒而子代矣則安有未爵者乎

且尹氏卒亦書氏不以其子而稱也其書姓書字而

加之子者又安必其代父而從政也使父從政其子

不代其父天王一時使之爲使不知凡例何以書之

故曰凡例不可信也

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朴鄉呂氏謂此三國諸侯

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者何

也曰君前臣名禮也今魯史記其事亦當叙其實奚

可以人稱或雞澤之會魯侯在焉而稱叔孫豹則亦不人之矣曰孫氏謂不使天子首兵為尊桓王以甚鄭伯之惡者何也曰史氏命辭固有重輕諸侯用諸侯之師則言以某師天子用諸侯之師則言從王此自然之法而孔子因之不革以見義者也若曰孔子特不使天子首兵以甚鄭伯之惡則非春秋自然之法矣胡氏常山諸家皆不免此病不但孫氏而已也曰程子張氏謂王師於諸侯不書敗為諸侯不可敵

王者何也曰王師敗績于茅戎春秋猶直書之何獨敗於諸侯而不書乎愚於辨疑已言之矣曰常山謂蔡衛陳稱人非微者也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葉氏亦謂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敎衛之民以替元服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故以人見者何也曰人與士異義又非諸侯自稱之辭魯史安得代稱人哉且公孫敖叔鞅叔孫得臣如京師皆書名氏何獨三國之卿而不書名乎曰杜氏謂王

師敗不書不以告者何也曰三國從王伐鄭既書之矣王師敗而獨不書之亦無是理也且史之所書有從告者有不從告者不可以一例拘也曰康侯謂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者何也曰此史氏省文耳何必為義乎若以書王稱天始為天討則下賵魯惠之妾下聘魯桓之賊非天命天討矣而皆以天書何邪且春秋兩書公朝於

王所其義本責魯而不責王亦不書天何邪曰張氏亦謂左氏稱諸侯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為桓王以小忿奪鄭伯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乃屢聘焉失天下共主之義而王靈竭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者何也曰其曰桓王舍重罪而行輕刑則庶矣其曰人諸侯而王不稱天乃一字褒貶之弊也豈春秋之旨哉竊疑張氏之學出於朱子朱子嘗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

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朱子又以春秋之任付之張洽其授受之際必以是告之矣及其為傳則每事反之豈當時已非其師之說邪抑晚年之見別有得邪吾不能知也

曰大雩程氏據明堂位禮運以為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劉氏則以為非其言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為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

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曾

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二

說孰然曰二說各有所據未詳孰是然非本義所系

雖不辨可也

六年

或問曰州公如曹正月寔來或謂天王使之信乎曰如

天王使之經當書曰天王使某來聘今寔來尚不可

解而復起天王使之之義違經遠矣曰張氏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則寔來有自矣而子獨疑之何也曰寔來在州公如曹之下文猶未暢豈有相隔一年而但曰寔來恐史氏立言聖人取之不如是之晦也曰張氏又謂不復國而略之者何也曰略之之云即公穀慢之簡之之意而變其辭耳借使不復其國史寧不書春秋寧不錄而略之使不可解則後世何

所見義哉

曰蔡人殺陳佗朱子謂此是夫子據魯史録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此語豈不平易明白而子不之取而又於本義之末為說以反之何邪曰朱子據史録之之言施之春秋之大體則可施之蔡人殺陳佗則不可何則經有書弑君而賊不討者矣未有討賊而不書弑君者也使魯史但有蔡人殺陳佗之事而不見陳佗弑君事迹則事事無其始

而義有所不備難以因事立教矣夫子將遂不録殺陳佗之事必不傳疑於後啓紛紛之爭也安知非筆削以後而闕之哉夫春秋之義不待傳而自明夫子之修春秋也亦不意左氏之有傳也今左氏載陳佗殺世子免然後知蔡人殺陳佗為弒君之事使遂不有左氏者出後世將指蔡人殺陳佗為何義乎以是知夫子之將遂不録焉也雖然朱子據史録之之言真足以破後世穿鑿附會之大病又不可因此事而

忽此言也曰子録程子之言於本義而遺其蔡侯殺之實以私也之一語何邪曰晉惠公不以討賊殺里克經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如蔡侯以私意殺陳佗經亦當書曰蔡侯殺陳侯佗矣愚是以有疑夫此語也曰子既取左氏孫氏程子之説以為本義而又曰未詳是否何邪曰佗殺世子經無明文愚安敢質言哉

曰子同生先儒曰冢嫡生故書又曰嫡冢始生即書於

策與子之法也文之子惡襄之子野莊嫡夫人無子若成昭之嫡子蓋無見於傳莊文成哀惡野六人皆嫡子而莊獨書於春秋者生於即位之後而以太子之禮舉之者莊公一人而已古者嚴嫡庶之分所以定其為君也君一定而僭亂之心息矣張氏亦曰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絶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

息亂源也其他為說皆不出此而子悉違之獨取穀梁之說奈何曰先儒承左氏之文而益其義者也凡冢嫡生而書於策國史之常也在春秋則以為常事而不書受嫡冢之辨固聖人所盡心也然其見於詩書禮者詳矣春秋直書其變常之事耳子同生雖非變常然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則是變常而已夫人苟知事之變常則常道見矣此春秋立教之大法也

七年

或問曰焚咸丘杜氏劉氏張氏諸儒以為火田程子康侯戴氏以為焚林而田子何以取程胡戴氏之説邪曰火田者冬月去莽翳以逐禽獸而已焚咸丘則焚其林藪害物多矣不仁甚矣況仲春生物之時乎故戴氏曰杜氏以為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火田而已乎且經何不直書火田而書焚咸丘乎

曰穀伯鄧侯名張氏諸儒皆以鄧穀遠朝弑逆之人故

特名之者何也曰此以名為褒貶之辭也前乎此滕子紀侯朝桓矣後乎此邾子朝桓矣未嘗一名之以示貶而獨於此貶之乎若曰一見法當見法於前此者滕紀當之矣況無一見法之理乎若曰穀鄧遠而滕紀近則遠與近皆朝弒賊也又何間乎況近者當先而不討遠者何責焉若曰滕子畏大國紀侯畏齊不得已而朝則穀鄧亦畏楚也舍三國而罪穀鄧聖人用法不如是之頗也夫春秋諸侯卒名失地名者

以别其人耳非死與失地即賤之而名之也今穀伯鄧侯不死又不失地何獨名之此其可疑者也先儒因以為義求之過矣

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四年無秋冬以冢宰下聘弑賊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絶矣故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七年無秋冬以穀鄧遠朝弑賊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説奈何曰五經遭

秦火錯亂亡失不可勝紀惟易以卜筮存其間且不免訛衍况春秋之書聖人遠患不敢公傳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始出相傳相襲豈免闕誤如郭公夏五紀子帛甲戌己丑與桓無王無秋冬之類其顯然可見者也先儒必欲强通其不可通又凡例褒貶抑揚予奪之説紛然雜乎心胷之間宜其穿鑿附會其始將以扶植世教而不知其先已破碎經旨矣今就其説辨之使孔子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

叔子復聘於此為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穀鄧朝桓而闕秋冬當先闕於滕子來朝與四國會積成宋亂取郜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跡矣今幸四年七年秋冬之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事焉不知孔子并其事闕之邪將仍書其事而獨闕秋冬二字邪吾欲問之

八年

或問曰正月烝先儒皆謂此為五月烝起文者何也曰

先儒誤以周正改天時謂此正月為去年之十一月禮所當烝故但指為五月烝起文而不以為非時茍知三代之不改四時然後知正月烝亦為非時而穀梁之説為得本義曰公羊之説奈何曰公羊亦多以夏正言也但言不明爾其譏亟之説當為五月烝之傳不可置之正月烝之下葢正月烝特可言不時爾未有譏亟之意也若曰去年十一月烝矣至正月又烝似可譏亟但經無明文不可知也今正月烝矣既

非時矣五月又烝謂之譏亟豈不明哉愚故移其說於五月烝之下而無疑也曰先儒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子亦不録何也曰正月烝矣之云亦以周正改四時言之遂謂正月烝為得時其曰非時復烝但指五月烝言之故不敢取善乎戴氏之說曰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穀梁開其先戴氏結其後備矣

曰先儒以十月雨雪為今之八月黃氏辨之而有間矣

然初冬而雪不若仲秋之甚也何以書乎曰聖人謹天時懼天變於毫忽之間不待其著而無及也陰氣之凝有漸而十月驟然雨雪非天變乎春秋書之為後世戒者徽矣是以唐虞三代之盛爕理陰陽均平氣節不使少有差忒而五穀以登人物不夭非若後世之為治者草薙補其罅而已

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先儒多為之説子將奚宗曰先儒雖多為説據經觀理不過本義所録程子張氏

之云其他或未免億度而生事也邦衡與程子同義孫氏胡氏猷可與張氏同義孫胡出張氏之前而弗録者不若張氏之詳也康成啖趙諸儒皆辨天子親逆不親逆今考經文亦無譏親逆不親逆之意至胡氏則謂祭公來謀逆后之期髙氏則謂來謀紀難葉氏則謂來朝存耕又謂魯知紀之將亡懼王后不能備禮謀速逆之故遂逆者魯之意君舉又謂祭公不稱使則王未有成命而遂專之凡此諸說去經意益

遠皆不敢録

九年

或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兾之謂劉夏逆王后于齊不言齊姜歸于京師言逆則歸可知此書紀季姜歸于京師不與祭公非天子之命遂逆王后故書之甚祭公專逆之惡者何也曰春秋一事見一義其不書者以常事也祭公以遂事書劉夏以非卿書紀季姜以非嫡長書故曰一事見一義也劉夏逆后而不書齊

姜歸于京師者必齊女得宜而常事不書也惡有言逆則歸可知之意乎且書季姜之歸與祭公來逆了不相干甚祭公專逆之惡何自來乎若季姜書歸為甚祭公專逆之惡齊姜獨不可書歸以甚劉夏非卿之惡哉且祭公來不過譏其既受命而不專耳安有非天子命而自逆之理乎曰劉氏謂逆稱王后歸稱季姜為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筴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

見宗廟未觀君子羣臣則不敢君其位為正始之道王化之本者何也曰此史氏立言自然之法戴氏得其意而録之本義矣劉氏盖求之過而不自知其辭之煩也此猶可也至其引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我心則説則求之過而鑿之甚矣

十年

或問曰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劉氏巽之謂不為正辭弗為遷辭何也曰此惑於穀梁内辭之説而少變其

意者集韻不通弗隨人命辭何有遷正之辨哉曰然則葉氏東萊謂桃丘之會恥在公故曰弗遇沙隨之會譏不在公故曰不見公者何也曰兩皆可恥不無重輕耳觀事見義豈在弗與不之間哉曰此弗遇劉氏謂公後會也然乎曰平看經文衛不來會故弗遇耳非公後會也

曰齊衛鄭來戰于郎劉氏謂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而不言恥也何也曰此信公穀之過也曰東

萊謂不計班序而計功魯乃以此受伐者何也曰此信左氏之過也觀左氏公穀之辨則劉吕不待辨而明矣曰存耕謂來戰若三國自戰者何也曰來戰者來魯而戰自然曲直存乎其閒安有若三國自戰之意哉若三國自戰當書曰齊侯衛侯鄭伯戰于郎不曰來戰矣曰張氏謂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者何也曰來戰者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其義自見何嘗反常例作此來戰二字

哉此凡例所以亂春秋也

十一年

或問曰宋人執祭仲突歸忽奔劉氏葉氏諸儒皆謂宋不稱公而稱人為非伯討何也曰春秋之時凡執人者皆私也雖稱爵亦非伯討也蓋史氏立言之法固如是不必以為義也曰孫氏諸儒皆謂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是故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不若歸之善者何也曰歸與

入復歸與復入皆罪也何有於善乎但史氏立言自有輕重隨事可見不必以為例也若曰歸者為善突以庶奪嫡而書歸可以為善乎即此亦以類推矣曰常山謂名忽者以忽既立出奔絶也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之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所美非美蘀兮刺君弱臣强不唱而和狡童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由其不能自固權在祭仲故宋因而執之者何也

曰凡君大夫出奔皆名者史氏别其人耳非絶之也鄭忽不能有其國固不足道然可罪者突與宋莊祭仲也今有殺人者人固可殺律將罪殺人者乎罪見殺者乎罪殺人者而已矣今常山罪鄭忽是罪見殺者也用刑頗矣況所引詩莫非淫奔之辭非刺忽之詩乎

曰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存耕謂蔡叔者桓侯也生不稱侯死不稱公從其國之舊也蔡之先多稱叔

仲度侯也曰蔡叔胡亦侯也曰蔡仲故桓侯亦稱叔

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曰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

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皆書字

則蔡叔書字可知又莊十年荆以蔡侯獻舞歸未嘗

不稱侯也

曰公會宋公于夫鍾于闞于虚于龜髙氏存耕戴氏石

氏黄氏諸儒皆謂魯桓為鄭平宋然乎曰經不見其

義十二年穀丘之盟左氏有公欲平宋鄭之文諸儒

據左氏以為義耳平觀經文未可據也愚於左氏旣辨之矣

十二年

或問曰十一月有兩丙戌杜氏以為重書為因史成文劉氏謂春秋故史有所不草引其文則史而言何也曰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如盡依魯史之舊而不削則重復支離何為謹嚴哉如兩丙戌曉然可削者也安知非筆削之後相傳之久而有羨文哉

曰及鄭師伐宋戰于宋先儒皆謂公及鄭伯也不言公者魯鄭敗績也不言敗績者為内諱也子一切削之何邪曰春秋固有為内諱者矣如公見弑而書薨則不地以見其實夫人奔而書孫子般見弑而書卒則以前後事見其實除此大目餘皆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使後人據事觀理以為大戒若公而不言公敗而不言敗則後世何能知其事實以見義乎且為内諱而不言公遂并外諱而不言鄭伯乎此為内諱而

不言敗績乾時之戰獨不諱而言敗績乎又不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何以書公與紀侯鄭伯邪曰内勝而不諱也曰内勝而書公遂并外勝而書紀侯鄭伯乎皆不通之論也

十三年

或問曰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傳之不同既見於辨疑矣孫氏邦衡諸儒又謂齊伐魯而戰於魯者何也曰

經書公會紀鄭矣何得言紀鄭會魯邪且齊果伐魯經當書曰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我今書公會矣又書公會紀侯鄭伯矣非齊伐魯而戰于魯也曰劉氏又謂宋來報怨齊實主之何也曰齊宋皆有魯怨也今經文但以齊為主後世何從知其的為宋報怨而齊主之不若據經立論之為實也曰存耕又謂魯與紀鄭為會而齊宋衛燕來戰會事不果故不地何也曰魯紀鄭若但為會而四國伐之經當書公及紀侯

鄭伯會于某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之如書蔡人宋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法則三國無罪而四國有罪矣今經書曰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則存耕之說短矣

曰葬衛宣公葉氏諸儒謂衛方伐我而我會其葬不以怨廢禮本義不録何也曰春秋無褒也此為臣子私謚與衛朔背殯即戎而書也夫魯衛兄弟之國而攻戰為仇不仁甚矣茍取其怨不廢禮而書焉則是倡

家讀禮屠兒禮佛而已矣不若康侯知古人以葬為重之説為少平然亦非春秋本義不以下闕文

十四年

或問曰公會鄭伯于曹高氏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者然乎曰臆辭也左氏傳此妄矣然猶曰鄭人來修好會于曹高氏何從知其為欲結曹好邪若果欲結曹好而往會也經當書曰公會曹伯不當書公

會鄭伯于曹也

曰無冰先儒皆以十一月言之予皆不取而獨取黄氏戴氏之説何也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即詩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者也又曰三之日納于凌陰朱子釋之曰二之日謂斗柄建丑二陽之月三之日即正月建寅之月也以詩與月令周禮考之則十一月無冰未為失時至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然後魯史書之

仲尼因而録之以見人事縱弛爕理失道則陰陽錯行冬行春令當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冝疫癘將作又無冰可藏則無以為喪祭之須以節陽氣之盛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有冰可鑿正月有冰可藏亦何害於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則四時之不可易三代不改月數之數也尚矣但戴氏謂書無冰於正月為無藏冰則義有未盡特以其識見正大遠勝諸説不敢遺之云爾

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為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辨孫氏髙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

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也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恕然而已乎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録斷爛不可讀之文為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

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耳必為之說則非矣

曰御廩災先儒謂魯侯之有御廩僭也其說奈何曰月令曰藏帝籍於神倉諸侯各有宗廟各有籍田御廩之名吾未見其僭也此為災而書耳曰杜氏謂嘗先其時過也何歟曰杜氏誤解左氏周正月之語遂以此八月為夏之六月故為先時殊不知八月而嘗周

之常禮而無所變者也八月而嘗常事不書此書者以壬申御廪災而乙亥嘗耳非譏其先時也張氏諸儒皆然由杜氏唱之

曰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趙氏謂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然乎曰不然也以人情言之豈有都不用我師而但以彼師之理苟不用我師而但以彼師彼將怒曰汝師不勞而勞我亦不為之用矣惟其以我師之不足而又乞師以用之也故曰以爾曰張氏謂春

秋特書日以見宋與四國之罪者然乎曰史有自然之法春秋録之以見義有自然之妙宋用四國之師則曰以若特書曰以非春秋自然之妙也夫聖人豈有作為於其間哉物各付物而已矣

十五年

或問曰天王求車左氏有諸侯不貢車服之說杜氏釋之曰車服上之所以賜下東萊引書車服以庸為證義可通矣子皆不之取何也曰周官有器貢服貢則

諸侯有貢車服者也諸侯貢之上受而藏之復以賜下亦何傷於義哉必以書有車服以庸之語而遂舍周官器貢服貢之文則得其一而失其二矣是以不敢取也曰存耕謂平王崩而求賻襄王崩而求金桓王將崩而求車皆以媿魯者何也曰周室衰微諸侯莫貢執政者但顧目前之須不識經國之體下求列國何暇媿魯哉漢文帝以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媿之金錢雖不失厚意然已非御天下之正義

況衰周無西漢之盛桓王無文帝之風乎且春秋之時積習生常周雖媿之魯弗顧也

曰許叔入于許先儒為説多矣予一切删之而附以巳意何也曰先儒大槩引左氏隱十一年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而今以鄭亂始入為義隱十一年經正書曰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自隱十一年距今十有六年則必有君許而為諸侯者矣設使當時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日之事乃復其舊

迹不可以入書也況左氏許叔居許東偏之事未可盡信乎設使可信亦不可為許叔入許之傳也曰常山康侯張氏責許叔以許為先王建國不能伸正義於天王方伯以復其國乃因亂竊入故書入于許者何也曰許叔雖不能伸大義於天子方伯而鄭為許讎國鄭亂而能復其國經亦不當與突入于鄭小白入于齊同一法也蓋說春秋者不見許叔出奔之事而以許叔居許東偏之事當之耳案蔡季自陳歸于

蔡季子來歸齊小白入于齊之類皆不書出盖義不繫於出或魯史不書彼闕則闕之何必强牽彼以實此哉

曰邾牟葛來朝存耕謂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簒弑之賊然乎曰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三國附庸之國也難以責其不奔天子之喪矣

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張氏諸儒皆從之然乎曰此左氏釋經之䌓而杜氏宗之又因以釋此義者也夫宋晉齊魯大國會盟侵伐豈無後至者乎未聞居陳蔡諸國之下也

十七年

或問曰蔡季自陳歸于蔡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思

慕三年卒無怨心信乎曰未可信也左氏嘗見國史矣猶不敢質言之但曰蔡人召季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考之史記世家年表既無季當立之文稱之三傳亦無季辟獻舞于陳之事何特見經中季以字稱歸為易辭而又與季子來歸之文相類遂生事以實之不自知其害經旨也夫萬世取信者經而已經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蓋責季非世子不受命於先君不稟於天子倚陳之力歸為諸侯則無王無父矣何氏

不特妄論其義又妄撰事以實之其不為春秋之譏

賊者幾希杜氏謂桓無子召季而立之十一年後經

書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又世家年表封人後即

見獻舞安知獻舞非蔡季之名哉今以大義言之則

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季果當立而又無怨心則春

秋不書矣以人情言之獻舞既疾害季使獻舞為諸

侯則季不能一朝居使季為諸侯則獻舞不應復為

諸侯於十一年之後也曰推何氏意謂季歸而為臣

也曰季果歸而為臣則春秋亦不書惟其歸而篡也故書之以見義若曰彼歸而叛君據邑則春秋當書如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之文矣曰劉氏康侯亦謂季之去也以道其返也以禮何也曰此亦信左穀何氏之弊也考之他書不見季出奔之迹求之春秋又無返季之義何從知其去以道返以禮哉

春秋或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鄭文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春秋或問卷三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黄氏謂國亂不行禮然乎曰不然也桓公去年四月見戕於齊是月而喪歸十二月葬之矣外無諸侯伐國内無庶孽爭位姜氏之孫又在三月之後何謂國亂而不行即位之禮乎曰張氏諸儒

皆謂莊公無志討賊泰然居之而孔子削其即位者何也曰使莊公不討賊而泰然即位正當筆之以見其無人心如桓宣之即位者也若史有即位之文而削之則後世何從見其義哉愚雖不能知魯史之文與孔子筆削之事然以義斷之而知其決非削之也

曰單伯逆王姬杜氏曰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何也曰此杜氏不敢變左氏之過也故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

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鄟春秋王臣而會在諸侯之上亦不若内臣而書會也惟内臣會諸侯則曰會㝷由此觀之則單伯内臣非王臣也劉氏亦曰若命魯為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宜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為魯人明也猶曰叔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屬會于單伯則非周人審矣觀此二說杜氏當

自絀而左氏送王姬之誤因可類推矣

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先儒多稱去天字以示貶子獨主孫氏之説何也曰去一字以為貶非春秋意也後世穿鑿之説也夫天王聘桓者三求車者一其義同爾皆不去天何獨於此而去天哉呂朴鄉亦曰春秋不書天者惟此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而已為先儒之説則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誅又反錫之命

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賵又使人會葬成其為夫人使嫡並妾此二事最大故去天以示貶此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説春秋為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含且賵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例爾何不去天以示貶乎以名冡宰為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宰咺而不在天王又豈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二年

或問曰姜氏會齊侯于禚髙氏謂是時公幼未習國事故夫人得以託國而出會齊侯然乎曰此似是而實非也姜氏之淫奔見於經傳者顯矣託國出會之説何所考乎且夫人孫于齊亦可言託國出會乎

三年

或問曰溺會齊師伐衛先儒多以抗天子之命為説何也曰抗天子之命在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伐衛之時

此則於經未見其抗天子之命也

曰葬桓王劉氏謂曷為或言葬或不言葬葬自内録者也公親會之則不言葬不言葬者常也公不親會則言葬者非常也葬天王大禮也曷以為常言之葢以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焉先儒非之者曰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二者之説孰然曰劉説是也

特義有未盡耳非之者非也夫天王崩葬必書者史法之常也書葬不書葬者聖人筆削之旨也曰何也曰春秋常事不書其所書者非常之事也天王如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雖死生人道之大變而亦臣子之常事也如悉記之則是史而已非聖人筆削之旨也削者削其常事筆者筆其非常可為後世大戒者也豈有天王如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而可為後世大戒者乎夫書崩書葬者據經可見也桓王七年而

葬則以緩為非常而書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則以諸侯不親為非常而書匡王以四月簡王以五月景王以二月而葬不及七月之制為非常而書其書崩不書葬者據經亦可見也諸侯不奔喪不會葬而朝聘會盟嘉禮自若為非常而書其不書葬者或魯侯會葬或葬期得禮耳其崩葬皆不書者則或以朝廷得禮為常事而不書或魯往會葬為常事而不書或不赴告魯史不書孔子無所據而不書茍以

死生人道大變為非常而悉書則天王即位當書矣天王即位既以為常事而不書則天王崩葬亦有為常事而不書者矣此劉氏常事不書者是已惜其拘於公親會之則不言葬公不親會則言葬之一義為未盡耳先儒乃非之故曰非也

曰紀季以酅入于齊陸氏劉氏髙氏葉氏諸儒皆賢紀季謂其不得已而存宗社者何也曰此惑於公羊之說與未辨叔姬歸酅之義故也夫紀季之於紀侯親

則兄弟義則君臣骨肉相守死生以之者也而先以邑入齊斷紀侯之右臂使不能守而去其國謂季無罪誣也子噲不得與人燕況紀季乎昔微子去殷以存宗社者以殷之天命已絶人心已去殷之宗社無託故箕子召微子出廸而微子之去亦在殷滅之後殷未滅微子不入周也況紀季以邑乎況齊為讎國乎吾故曰使後世為人臣而懷貳心者紀季而已矣先儒謂其不得已而存宗社非所以訓也曰黄氏諸

儒謂紀侯使之事齊以圖存也曰於經未有考焉經之所書但曰紀季以酅入齊而已借使為凡所使為紀季者當諫之曰齊人無厭既得酅復望紀事齊無益守死而已今不能然則紀季未有可取之實也

四年

或問曰紀侯大去其國先儒多賢之又以太王之事比之然乎曰未見其賢也又以太王之事比之則過矣昔鄭國介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

之任一子產為政二國不敢議而况賢於子產者哉令紀侯不能修德任賢以守其國而去之故曰未見其賢也昔太王德施於民克厭天心狄人侵之三事不免遷都避難故從之者如歸市而國遂以興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比紀侯之一舉潰滅者何啻千里故曰比太王者過也常山髙氏固已辨之矣曰葉氏謂其潔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者也曰大夫士仕於其國有去而隱之之道諸

侯世其國者無去而隱之之道也故國君當立不立猶失其義况見在為君者乎茍欲隱而棄其妻之喪則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無一可也原其情畏齊而逃耳不必多為義也曰戴氏諸儒皆謂大非紀侯之名乃大去其國也大去者盡室逃焉也曰此公穀之説而少變者大去之云於文則支於義則窒夫春秋謹嚴書去其國可矣何必書大去哉此其文之支者也茍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姬以

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之棄叔姬而歸於酅此其義之室者也且去其國與失地之君奚異哉春秋失地之君皆名紀侯安得不名之故曰大者紀侯之名也而非大去之謂也

五年

或問曰姜氏如齊師先儒引載驅之詩以為刺襄公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者然乎曰不然也朱子謂齊子云者指姜氏而言且魯道居上而下

繫齊子又不曰齊侯則齊子為齊女而指姜氏也明矣今曰襄公誤也然非春秋本義置不復論

曰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先儒皆為拒王命子獨不然何邪曰拒王命之罪五國不能逃矣然拒王命乃在六年正月王人救衛之後此時惡能預知王人之救而拒之哉先儒謂王人之救必天王嘗立黔牟嘗不使朔及衛者意之之辭也於經傳無考當時王命曷嘗行於諸侯哉邦衛辨此甚悉已附見於穀梁矣學者

平心易氣讀之自當有見也

六年

或問曰齊人來歸衛俘先儒皆釋俘為寶子獨不然何邪曰俘之字訓軍所獲而已未聞又訓寶也先儒見公穀作寶左氏亦稱寶遂訓俘為寶殊不知寶為實俘為虛曰俘云者所取於衛之寶貨也故言俘則寶兼貨物言寶則寶玉而已矣故盜竊寶玉大弓不言俘曰葉氏諸儒引書序俘厥寶玉以證之又何說邪

曰書序之俘亦訓取也若訓俘為寶可云寶厥寶玉乎曰張氏諸儒又謂俘者正文寶者繹辭何邪曰就書序言之寶者寶玉也俘則取其寶玉焉知書序之訓則知春秋之不可訓俘為寶矣曰杜氏又釋俘為囚者何也曰釋俘為囚則齊侯來獻戎捷楚宜申來獻捷者不可得而解矣果囚也當言獻不當言歸況當時四國伐衛而納朔矣有何囚乎果有囚也四國伐衛時已虜之矣不待齊來歸也稽之字訓既不得

折之事理又無據杜氏之說蓋與張葉諸論等耳

七年

或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髙氏謂既夜而恒星不見則其餘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衆多如雨然乎曰不然也經言恒星不見而已我不敢知餘星之皆見也經言星隕如雨而已我不敢知恒星之不隕也曰郭綱謂恒星不見為月之霸月霸在弦望之閒辛卯月五日月未當霸而恒星隱其占霸圖將興者然

乎曰經言恒星不見而已我不敢知月之霸也若月不霸而恒星自不見我豈知之朱子雖謂星亦受日之光未聞如月之或明或霸也使果如月之霸而不見則又不足為異春秋將不書之故曰讀春秋者據經求義雖不中不遠矣

曰秋大水無麥苗先儒皆謂麥苗為二物子獨信黄氏為一物者何也曰考之天時事理而信之也經書秋無麥苗秋豈有麥乎曰杜氏諸儒以秋七月為夏五

月也曰天時不可改月數未嘗易先儒辨之詳矣不可復踵舊説之陋也且經但曰秋而已不言月也設使大水在八月九月即八月為六月九月為七月於時亦豈有麥乎不特無麥苗亦秀矣此考之天時者也以五穀言則禾稻之苗為首而麥次之不應先言麥而後言苗亦不應不書禾而書苗且既無麥矣又無苗矣而不見書饑此考之事理者也曰非謂麥苗同時也因無苗兼舉無麥耳曰經書大水而無麥苗

則因大水所浸而一時皆無者也非因無苗而兼舉無麥如冬書大無麥禾之比也今如黄氏説則天時事理兩得之其曰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豈不明白也哉

八年

或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劉氏葉氏諸儒多謂陳蔡將過我而邀之子何以知其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獨有取於杜氏之説也曰以下文甲午治兵及

齊師圍郕而知之也蓋俟陳蔡而不至遷延止次而衆心懈也故治兵陳蔡不至而恥旋師也故復約齊以圍郕若陳蔡將過而邀之則不有治兵圍郕之事而春秋亦當異其文以見意亦不直書曰次于郎以俟陳入蔡人也故莘老康侯邦衡子由貫道諸儒皆宗杜氏非予之獨取也曰安知圍郕之師非治兵振旅而歸至夏而復出師乎曰以文勢觀之而知其為即俟陳蔡之師也曰師及齊師云者蒙上文之辭也

曰秋師還者見輕舉妄動暴師三時殘民黷武也故常山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正此意也曰秋師還先儒皆謂莊公親將及其還皆不稱公為重衆者然乎曰不然也若公自將則春當書曰公次于郎夏當書曰公及齊師圍郕秋當書曰公至自伐郕蓋君行師從君重于師豈得遺公而言師哉此史氏不易之定法孔子因魯史之舊以取義豈肯改其實哉謂改名見義者公穀之餘習而不察之者也讀春

秋者不可以不知也

九年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

論理者也然朱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闕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耳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簒位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

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説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以相掩令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説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

而已正與春秋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為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

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魯盟于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説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孫氏謂内不言敗此言敗績爲羨文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說而反疑經之過也夫所謂羨文者重見復出理有不通者也乾時之敗紀實事也而以公穀不經之談反疑經之美則過矣居仁曰凡例之謬者可宗也邪

十年

或問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先儒皆謂詐戰然乎曰不然也此左氏穀梁凡例之弊也經書敗某師者多矣豈

皆詐戰者乎左氏於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嘗曰凡敵未陳者敗某師皆陳曰戰既為之凡例矣又必撰其詐戰之事以實之今此左氏既曰齊師伐我公將戰用曹劌之言齊三鼓魯一鼓則是皆陳而非詐戰明矣何以又書曰公敗齊師乎此左氏自相矛盾者也至穀梁則以不日為疑戰又其謬之尤者先儒鑒此亦可少變而求之春秋之本義矣而又不察而踵其弊焉可嘆也已

曰公侵宋先儒皆以無名行師曰侵子獨不然何邪曰康侯胡氏曰考諸五經皆稱侵伐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殘害良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若此者為無名行師可乎

十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于酅先儒謂紀宗廟在酅故叔姬歸奉

其祀書之所以賢叔姬者何也曰禮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紀季猶不得以奉諸侯之廟況叔姬為媵妾者哉夫紀季以酅入于齊則為齊之臣既得罪於宗廟矣叔姬不死於國破之時又以嫂而歸依於失節之叔同事仇讎之齊而謂其賢乎失其是非之心矣且紀亡已九年叔姬安在而今日往承宗廟乎亦無是理也設使紀廟在酅則有紀季在亦非叔姬所得奉也况季亦罪人乎曰然則春秋何以書其卒

葬也曰叔姬卒於季葬於季卒葬非其所春秋安得不書哉曰朴鄉謂春秋於紀叔姬宋共姬録之詳者賢也其說又何也曰春秋失禮之事多則書之詳失禮之事少則書之略夫文姜之事春秋書之亦詳可謂賢文姜而書之乎

曰宋萬出奔陳先儒多謂陳人受宋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也故特書萬出奔陳而滑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然乎曰不然也陳受宋賂

使婦人飲之酒特傳文耳未可以傳議經也如宋臣子能用賂以求萬陳能以計而送萬雖未盡討賊之道然猶有意於討賊而賊猶得以伏誅也豈不勝於不討與蔽賊者哉聖人安得一槩以不討賊之罪而不為别白也今經書曰宋萬奔陳則是宋不討賊而陳不殺賊也且滑公之不書葬或宋亂不告而魯不會史無其事聖人不得自益之也况賊不討不書葬實後世自為之例而不可為法者哉夫經書宋萬奔

陳義本自明何待不書湣公之葬然後見陳人黨賊之罪其曰特書亦非邵子所謂天理自然之意矣

十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先儒或謂稱爵以與齊稱人以貶四國者何邪曰此踵穀梁之謬而甚之者也凡例褒貶之說先儒辨之詳矣今即此論之僭天子之事者齊侯也召諸侯者齊侯也四國從強國之令耳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舍齊侯而責四國失其輕重之權

衡矣聖人肯若是哉自褒貶凡例之説興使聖人惻怛之心經世之義付之小巧私智惜哉

十四年

或問荆入蔡先儒或責桓公圖伯而不救或謂桓公圖伯先中國而後夷狄為得持重之道或謂桓公伯業未成遂致其横行淮漢子一切削之何也曰春秋之義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内中國外夷狄而已奚暇較桓文伯業哉故不得而取也

十七年

或問多麋董子劉向曰麋之為言迷也月令冬至麋角解象迷復凶故麋為小人鹿為君子姤之上九為姤其角吝故夏至鹿角解者何也曰此漢儒釋經之鑿也夫不求理之顯然而求意之髣髴轉相訓詁經之所以不明也曰京房曰廢正作淫為大不明則國多麋者何也曰此漢儒奏災異之弊也夫物之為災固有所感然必求某事應某事則牽合固滯有所不通

矣曰杜氏以害五穀故以災書者何也曰春夏秋多
麋或害五穀冬而多麋未必害也先儒多言害稼皆
本諸杜氏耳

十八年

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髙氏諸儒皆
謂魯無預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邦衡葉氏諸儒
又謂戎不為寇過我而躡之為出其不意以倖其功
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

戎故意之而為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鄑義雖不同而語意相似長勺與鄑之役說者不聞譏魯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不及也

曰有蜮齊氏作或爾雅食葉曰或蜮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蠻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皆由縑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繆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螽但曰螽螟但曰螟未嘗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蜮之為物非所當有而有者也且蜮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

十九年

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與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挈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或謂此結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

自與之盟也曰鄄者衛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盖結為媵則知其為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

二十二年

或問曰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髙氏謂國亂不知主名者何也曰國雖亂豈有殺公子而不知主名者哉曰莘

老謂賤而略之者何也賤當書盜今不書盜非賤也曰張氏諸儒皆謂世子之嫡未誓者何也曰此信左氏之誤也如世子也經當書曰世子春秋之時稱世子者曷嘗有誓於天子者哉曰劉氏謂稱人以殺為殺有罪者何也曰春秋惟討賊稱人為殺有罪其他稱人者皆非殺有罪之辭也若知劉氏說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則刑當其罪春秋何書焉曰然則史記亦稱陳宣有嬖姬生子疑欲立之乃殺太子者非歟

曰史記亦誤信左氏耳史記之誤豈止此哉

二十三年

或問曰公如齊觀社杜氏謂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者然乎曰此因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啓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故杜氏云然今經但言觀社耳未見其蒐軍實也曰莘老孫氏謂觀社則魯社廢者然乎曰經但言觀齊社耳亦未見其廢魯社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入劉氏謂不致為不見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豈有娶婦而不見宗廟之事乎葢上文先書公至自齊至此自然書入製言之體當如是也夫春秋隨事異文譏公子遂以同姓而逆女則書曰遂以婦姜至自齊至譏禘而納婦則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此譏夫不俟婦婦不從夫則先書公至自齊而後書姜氏入所謂隨事異文者也後世必欲執此

例以同彼例此理之所以不明也至杜氏求其說而不得則有丁丑入而明日告廟孔氏亦有既朝廟乃見宗婦之說揣摩億度一至於此吁亦可怪哉曰然則先儒皆謂文姜制之而莊公不得娶者何也曰想其事勢或然而於經傳未有所考也然左氏載公初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安知莊公不以嬖妾而不娶歟然此既非所書本義弗辨可也

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先儒多謂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者何也曰此見姜氏不書至與一字褒貶而生事者也此事之旨本譏婦人不當用幣而已其曰大夫宗婦覿不過叙其事實以起用幣之義更無他義也今以字義言之爾雅云覿見也覿與見本不可以公私言也姜氏丁丑初入次日宗婦即敢私見亦無是理也若曰不可見乎宗廟故以私言之不知書此覿字者

魯史乎孔子乎若魯史邪莊公是時奉姜氏之不暇未有不可見宗廟之意也若孔子邪孔子必不以不可見宗廟而改舊史之見曰覿也曰然則論語何以曰私覿也曰文隨事見各有所主也論語所謂私覿者謂孔子使他國朝享禮畢退而以私禮相見者也然則覿字之義本非私也以上有私字故為私覿耳今經無私字不可以私言也安得取彼私覿二字之義并為一字以訓春秋之覿為私乎易曰三歲不覿

可訓三歲不私見乎曰杜氏又謂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子獨取胡氏之説以為非大夫與宗婦者何也曰同贄俱見穀梁之餘論也愚既辨之矣此事左氏得其實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不言大夫公羊雖不明言然大意亦主乎婦人之用幣杜氏解經一宗左氏不少違左氏有所不通必為曲説以通之獨此顯然者杜氏乃不察而背之甚可怪也曰朴鄉之意亦謂大夫與宗婦同日而見者何也曰大夫與宗婦

固同日而見然此則但譏大夫之婦用幣耳夫男子之贄大者玉帛則大夫覿而用幣非所譏也故春秋不指大夫之用幣使指大夫之用幣經當書及今不書及則為同姓大夫之婦明矣

曰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氏謂羈曹世子赤曹僖公然乎曰孫氏曰案史記曹世家及年表僖公名夷杜預謂羈即曹世子赤即僖公者以突歸于鄭文相類耳曰趙氏劉氏髙氏張氏諸儒皆謂戎納赤赤

篡國與鄭忽突之事無異子獨何以知其不然也曰以經文次第與王氏之言而知之也王氏之言既附見於本義之後矣請於此申之經書公納子糾楚納頓子皆明言之此則但書曰戎侵曹又不入曹而曹羈自出奔故赤得以乘間而入雖不免庶孽竊國之罪然比鄭突之倚宋逐忽者有間矣故春秋明微而學春秋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日食鼓用牲于社孫氏諸儒謂鼓為常唯鼓而用牲為非常者何也曰此穀梁氏之說也予既辨之矣且傳有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之文而葉氏劉氏康侯之說又足以發之不煩多說也

曰伯姬歸于杞先儒或謂莊公女子何以知其為桓公女也曰以書法論之則石氏高氏呂氏存耕黄氏諸儒皆謂時君之女必加子字今經不書子既知其為桓公女矣以春秋之義求之若莊公女則此書之為

無所為其後書杞伯姬來亦無其義何則父母在歲一歸寧莊公在而女子歸寧則不在所書也以其為桓公女莊公姊妹今桓公死且二十六年至此始嫁則過時明矣故此書歸與其後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姊妹已嫁兄弟不同席之嫌杞伯姬來有父母死不得歸寧之戒故知其為桓公女也曰胡氏謂此不書逆女為天下亂婚禮壞逆非大夫故不書康侯謂逆者非卿名姓不登史策則但書歸以志禮之失者

何也曰此穀梁之意而易其說者也使逆非大夫正當書之以見義茍不書之則義與事俱泯世孰知之夫十二公之女不皆書其歸不皆書其逆女者以其得禮為常事而削之也其失禮非常則書以為戒故有書逆而不書歸者有書歸而不書逆者亦有書逆書歸而并書納幣者又有書大夫逆者隨事見義何有定例髙氏所謂皆有為者是也今不書逆女何必別為義哉常事不書而已矣曰既曰伯姬則莊公姊

也子何以莊公姊妹言也曰男女自為伯仲叔季故

不得必其為莊公姊也

曰公子友如陳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公子或稱弟何也

曰石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在禮諸侯絕

旁期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

屬也禮不可以無分異貴賤則禮法嚴臣不可以敵

君申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

其書弟者法之變也故始元終麟惟來聘來盟則書

侵伐則書殺害出奔則書玉帛之好牲血之事大夫之職非天倫之所當行也故來聘來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爭怒逆德也戰侵危事也人臣效命非天屬之所當親也故侵伐則書衛侯之弟黑肩帥師侵衛是也廹窮患難不能相恤骨肉殘害以至相伐不顧也甚矣殺害出奔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外乎此者皆稱公子而已此春秋之法也而左氏公羊之

例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稱公子亦已

戾矣

二十六年

或謂曰公伐戎許氏謂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黄氏以許說為正子不取焉何也曰許氏知盟戎之為好而不知中國不可與戎盟知濟西之役可復而不知無所禀命之為罪故不取也曰木訥謂魯為曹伐之

者何也曰木訥謂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羈於曹羈者億之之辭設使可信亦非本義

二十七年

或問曰杞伯姬來劉氏譏其已亟然乎曰非也尋劉氏之意以伯姬為莊公女春既會而冬復來故曰已亟然不知其為莊公姊妹也曰子何以知其為莊公姊妹也曰先儒以不書子伯姬故知其為莊公姊妹也

使為莊公女今年春伯姬一歸寧足矣安得以父而會女于洮吾故斷然以為莊公姊妹而無疑也曰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以為寧成風何也曰彼亦以為莊公女而成風所出也是時成風未死而意其歸寧爾他無所據也

曰莒慶來逆叔姬先儒譏公自主之者何也曰以經文觀之無公自主之之義設使有之亦其中一小義耳非所書之本義也為此說者其諸穀梁氏所謂來為

接內與不與夫婦之稱之意歟予既辨之矣

曰公會齊侯于城濮先儒多謂王命齊伐衛而會魯以定交然乎曰不然也如王命齊伐衛春秋當異其文如會魯以定交而伐衛必不在衛地也且齊魯已交何俟此時而定況明年伐衛齊自伐之而魯不與乎

二十八年

或問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先儒多謂齊奉王命而討衛者然乎曰闕

既辨之矣

曰大無麥禾黄氏謂麥之禾爲一物者然乎曰不然也詩曰禾麻菽麥書曰禾盡偃則禾者穀之未刈者也豈一物哉且下書告糴入齊若其夏但無麥之禾則秋有粟不應即饑而告糴也曰劉氏謂大無麥禾爲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令歲之事者然乎曰若然春秋當書倉廩之不當書大無麥禾且於時爲冬正農民輸粟之時既非大荒

亦不應即告糴而春秋當書大無麥粟不當書大無麥禾也曰啖氏謂教令無經民失業而大無麥禾者然乎曰莊公之時民固失業然不致大無麥禾也民失業而大無麥禾則舉魯之地皆不耕乎必無之理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新延廄吕朴鄉謂延廄為天子之廄何也曰非也此惑於新作雉門及兩觀之為僭天子也謂兩觀

僭天子可謂延廄僭天子不可夫諸侯有馬則有廄安知延廄為天子制乎此蓋譏莊公大饑告糴而非時傷財害民耳曰劉氏謂修舊何也曰新者一新之謂不特修舊而已

三十年

或問曰葬紀叔姬髙氏以為齊人降鄣而後葬叔姬與紀侯大去其國之後齊葬伯姬同意皆所以罪齊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以鄣為紀邑耳鄣非

紀邑愚既辨之矣且伯姬者齊葬之叔姬者紀季葬之而魯往會葬耳事理了不相干其差蓋又甚於公穀者

曰齊人伐山戎先儒多謂齊侯又以為救燕趙氏亦謂來獻戎捷為齊人此為齊侯蓋交互致誤者何也曰此三傳史記之說也求之經則不然左氏於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有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公羊曰此齊侯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史記桓二十三年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又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則為齊侯自行矣使實自行經當書曰齊侯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令經曰齊人又不曰救燕況燕不與齊桓會盟則三傳史記不然矣盖萬世取信者經也據經考傳之真偽可也據傳疑經者先儒之大弊也況齊桓節制之師不在衆多故其侵伐多稱人唯城邢稱師伐楚

稱侯耳此伐山戎安知其不命將其獻捷也安知其不自行乎故吕朴鄉曰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北戎為齊侯親往伐山戎為將卑師少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自異誰能曉之可謂簡易而明白矣

三十一年

或問曰築臺于薛存耕謂薛不幸有大故魯莊於其近地以築臺者何也曰薛者魯地偶同薛國名又偶與

薛伯卒比本二事而不相干也其下書築臺于秦可謂近秦國乎

三十二年

或問曰公子牙卒二傳為鴆之子獨不然何也曰邦衡高氏辨之備矣朱子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公子牙卒求經之理觀經之文證以經前後之事皆不脗合故不然也曰經書隱公桓公閔公薨子般子惡卒三傳以為弑子

乃然之何也曰君有可諱之義臣不在所諱也臣有罪則殺之而已矣夫君有可諱之義則理所當也而經文又不書地經之前後又有事證故三公二子之薨與卒正與義理文勢事證三者相合吾安不然其說哉

曰公薨于正寢先儒之説多矣子一切不取何也曰先儒雖多為説不過論其終于正寢耳終于正寢常事也春秋不書常事嗣過雖極然亦不以卒而見義此

必有為而書耳莊公十一月而始得葬不請於天子而私謚之非其起義而何哉然則薨于正寢者不過直書其實事耳而義則不主乎正寢猶書其他諸侯之卒不可為非常而為葬之緩速與私謚起也然則未可就正寢而生義也

曰子般卒與子野同胡氏髙氏皆謂惟傳見弑經無所見子何以知其為弑也曰以公薨而子般繼卒又慶父如齊與閔公不書即位又閔公薨不地慶父奔莒

而知之也曰康侯之說何如曰論傳而已

閔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先儒謂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正人道之大倫者何也曰尋先儒之意似謂舊史有即位之文而孔子削之無是理也不若穀梁謂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之爲近也夫内無所承猶可說也其曰上不請命則魯之由來久矣何獨削閔公之

即位乎且桓宣弑君而立其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甚於閔公矣孔子何為不削之哉

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子何以知其為季子之謀也曰以理勢觀之而知之者慶父雖嘗如齊乃在前年之冬至次年秋公方及齊盟則非慶父請之也落姑既盟季子即歸比事而觀可以逆知其為季子之謀也且季子出奔必有所畏非有所倚何敢遽返季子既歸仲孫既來慶父欲篡而不得則弑閔以逃矣曰然

則季子有大功乎曰未也以左氏成風之事季子與季子不討賊而奉僖公以逃又合經文季子既歸閔公見弑之事觀之則季子意在僖公心持兩端特閔公已立而未敢發耳適慶父弑閔卒中其謀故季子遂得善名朱子所謂季子自有大惡與皆是魯國之賊者得其情矣而三傳以為賢難以語乎智矣

曰齊仲孫來孫氏以為私來與祭伯來同義者然乎曰無上下文而平觀之則與祭伯來同義是時齊方有

政非衰周比也況當魯國擾攘之際而仲孫忽私來乎無是理也此義呂朴鄉得之矣其言曰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強加之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也聖人之所因革者其義也非名字之謂也且謂名為貶乎仇牧荀息皆名也未見其有可貶之實也且謂字為褒乎南季榮叔原仲蔡叔皆字也未見其有可褒之實也故有不必名之而後為貶不必字之而後為褒也不書來

盟不書來聘而直書仲孫來則其無名以來可見矣
豈必名之而後為貶哉然則春秋為齊桓病矣桓公
身為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眞伯主之事也莊公
死子般弒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内魯之不絶如綫
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已
而夫人慶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非盟聘則未
有以寧魯也未有以寧魯則其來為無名魯國之人
皆觖焉卒之再弒閔公者慶父也然則養慶父之惡

使至於稔者齊桓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

二年

或問曰吉禘于莊公先儒釋禘之義孰優曰惟趙氏最詳其言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周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葢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之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

不絶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逺故先言之爾豈關圜丘哉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大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蠧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

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于莊公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又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誑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

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其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

遂云禘小於祫儒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于禰五

年大祫至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

之主何得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

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乖謬之甚也且春秋文二

年公羊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

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

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

主明毁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禘說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悖亦可見矣問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信如

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夏礿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弒也禮

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推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謂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趙氏辨論極為詳密極為正大但其曰不追配與葉氏諸家少異耳

春秋或問卷三